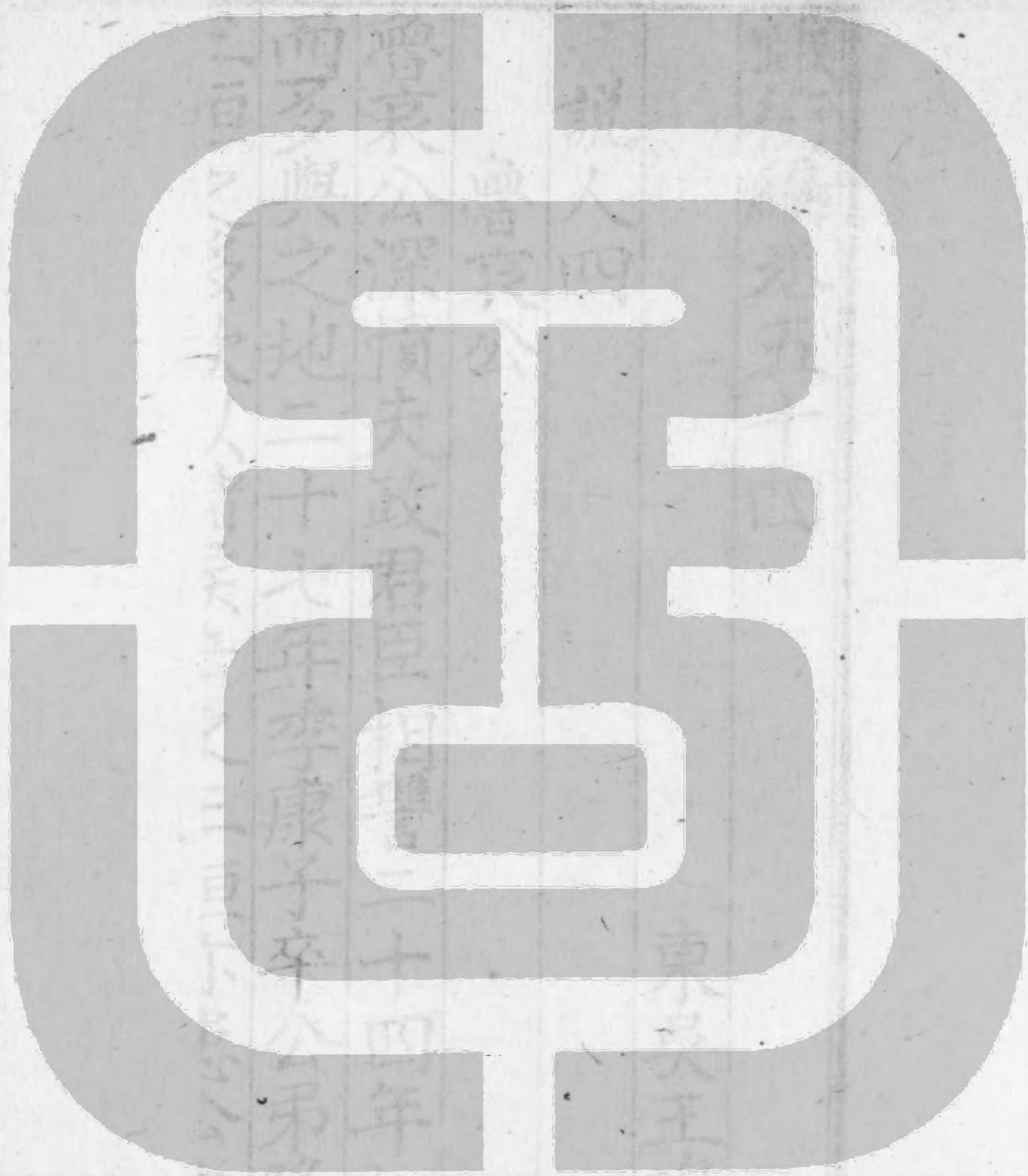


十五 说



卷五十四至五十五

說人四
曾言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此而絕筆
而名與之地二十七李康子卒公弟降禮又公患
二百

東吳王陽盛說

卷

十四

蛾術編卷五十四

東吳王鳴盛說

說人四

魯哀公

魯哀公深憤失政君臣相讐二十四年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公弔降禮又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故君臣多間遊於陵阪遇孟武伯曰予及死乎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八月公如公孫有陞氏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杜注終子贛之言君不沒於魯觀杜注公實卒於越而史記魯世家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二說不

同夫以越之去魯隔絕江淮相去幾二千里而公意欲遠交近攻其感憤之意不甘屈抑蓋劉暴之性如此論語請討陳恒曰告夫三子不平之極有激而言明萬歷庚戌進士魏光國作此題通篇皆順口氣描摹神吻說成一柔懦無能甘心推諉大謬汪武曹亦不能指摘甚至云我亦不知陳恒當討與否就使當討而~~不~~非寡人事矣又云告之而三子以為可不必問寡人之可也先發後聞無害也又云子大夫誠能得之三子以必伸請討之志無患寡人之不從矣寡人固惟三子之命是聽矣又云意者先君後臣而先我之告於三子耶則子大夫之高誼也寡人所不敢

述鄭參校錄本

當也云：進士不讀左史良為可嘆

太宰嚭未嘗見誅史記誤

史記吳太伯世家末叙越欲遷夫差於甬東夫差自到死下即云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裴駘等皆無注吳地記亦云勾踐滅吳誅太宰嚭以其不忠攷左傳越滅吳：王縊在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不言殺嚭而二十四年之末一條云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憇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杜預曰適郢越王太子故得相親說也嚭故吳臣季孫恐公因越討已故懼然則嚭自吳亡又為越臣深據權寵參預機密矣古閏月皆在

年終與今不同此閏月距吳滅時出入三年實則已足二年又餘三月為時甚久可見詔未嘗見誅大約司馬子長叙事往與左傳不相檢照疑漢初左氏甚微未立學子長不得見故夏紀無羿浞事趙盾述程嬰公孫杵臼屠岸賈皆不合於左

細查

某年係某帝王第幾年

現在所行書名時憲書其前明書名大統書今略承用依西法改以前所用係元郭守敬授時書閻氏動輒用授時憲二書推至虞夏商周但用書上推但能知幾百年幾千年前某年某月朔是何日望是何日日食在何日如是而已至于某年係某帝王之

述鄭魯校錄本

第幾年則非書所推也閻據律書志與鄭注不合者甚多又以哉生魄為望日與鄉飲酒義說文皆不合與馬注亦不合已非閻又據竹書紀年更謬又據皇極經世則妄極矣

竹書紀年與律書志大不合與其信紀年毋寧律書志其實皆不是

文元年履端于始未正于中歸餘于終閏月在歲終三代以上如此子丑寅三正迭建閏月在歲終在時所建十二月之後乎抑在夏正十二月之後乎未詳

孔父子奔魯

史記索隱云宋襄公穰當作襄字厲公弗父何生宋周；生世子勝；生子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罍夷罍夷生防叔畏華氏之偪而奔魯杜預昭七年傳注云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據司馬說則始奔魯者防叔也據杜說則本金父也二說不同

君子

論語君子不以紺緌飾邢疏君子謂孔子禮運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

孔子生卒年月日

述鄭參校錄本

襄二十一年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于襄二十一年冬十一月云庚子孔子生雖月不同其年則同左傳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史記孔子世家同以十二諸侯年表數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為周靈王之二十年數至哀十六年歲在壬戌為周敬王之四十一年孔子實年七十四歲公穀志其生而左傳志其卒檀弓疏說夫子之卒年月日亦據左傳皆的確可信乃世家首段說夫子卒年雖與左傳同而其上則先言孔子年七十三既云魯襄二十二年生則云年七十三少一歲不足怪而十二諸侯年表於襄二十二年格內書孔子生於哀十

六年格內書孔子卒亦與世家同少一歲矣蓋傳聞異詞也三占從二公穀皆言夫子襄二十一年生獨世家言二十二年則公穀是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仲尼聞子產不毀鄉校以為仁杜注仲尼以二十二年生于是十歲長而後聞之疏云公羊傳於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一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七十三魯

述鄭魯校錄本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此注從史記也此段疏剖析最明內引賈逵襄二十一年仲尼卒七十三年友人嚴蔚豹人云孔子年實七十有四賈云七十三者古三三字皆積畫後儒因此誤三為三豹人說確甚知者此疏明言賈注為襄二十一年之注則誤三為三無疑且又引昭二十四年服虔述賈語云是年夫子三十五而斷之云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今由襄二十一年數至三十一年實十一歲非十歲杜預謬甚再數至昭二十四年實三十五歲非三十四歲再數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歲非七十三歲可見賈服與三傳皆合偽孔安國尚書序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疏云穀梁襄

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
四月巳丑孔子卒計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云周
未與杜預從世家生襄二十二年：七十三者異故
又斷之曰杜此注從史記也疏歷引公穀賈服以剖
析其同異最明若昭七年傳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
能相禮及其將死屬其子事孔子杜注二十四年僖
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疏云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
相傳誤耳杜竊服注據為已有遂忘前語自相矛盾
而疏家之體例不駁注託言傳寫之誤以示畫一若
哀十六年杜注則仍照應前語從史記作年七十三
司馬貞索隱一
亂道置之不足辨

述鄭公校錄本

生皆綴於年終而公羊書十有一月庚子穀梁有日
無月則穀梁蒙上十月明矣且公羊陸德明釋文云
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一
本無此句釋文確甚蓋是年冬十月庚辰為朔日則
庚子為二十一日置閏又在二月十月既無閏十一
月安得有庚子邪且德明云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一
本無此句然則德明所見本原無十有一月四字此
疑衛包妄增公羊亦書日不書月蒙上十月與穀梁
同明矣

三傳皆周正生於十月庚子為今八月二十一日卒
於四月巳丑為今二月十三日杜預於夫子卒下注

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已丑已丑五月十二日日必
有一誤愚謂據杜說則已丑當作乙丑是十八日乃
日誤非月誤抑不知杜所推長歷果是

否襄二十一年何休云時歲在已卯北監汲古閣皆

據史記年表則是年乃已酉江聲云以左傳前後所

言歲星之所在推之則是年太歲在已不在酉江說

與史記及何休皆不同存疑

委吏

孟子孔子為委吏史記作季氏史字相似而誤

孔子至衛

論語衛君待子而為政章大全載厚齋馮氏說以夫

述鄭參校錄本

子至衛在出公十二年朱注則云哀公十年攷之史

記年表魯哀公十年時為衛出公八年夫子自陳至

衛馮氏說誤

顏雝由

孟子顏雝由史記作顏濁鄒呂覽作顏涿聚古今人

表作顏燭雝古音皆通用

左丘明

左丘明左丘姓明名班固謂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

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

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杜預謂丘明受

經于仲尼是為素臣荀崧謂孔子作春秋諸侯諱妬

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既沒微言將絕于是丘明為之傳諸說皆以丘明為名非也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省文故單舉其姓言國語則傳可知或以左丘氏與左氏為二亦非也史記弟子傳家語弟子解雖無左丘明然左傳終於哀公二十六年其非生于孔子之前明矣而啖助以為丘明孔子前世人如史佚遲任朱子以丘亦恥之竊比老彭之意者亦非

顏淵季路

論語顏淵季路侍以德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

述鄭參校錄本

坐以齒序

南容

古今人表南容在上下師古曰南宮縚也字子容南宮敬叔在中上師古曰南宮适而朱子以為一人按禮記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注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又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疏云昭七年孟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以事仲尼以南宮為氏故世本云仲孫獲生南宮縚也然則縚一名閱左傳作說子容其字南宮其字敬叔其謚也而南宮适疑別是一人

孟懿子

昭公七年左傳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據此則懿子為孔子弟子敬叔朱子以為即南容孔子妻以兄子又即南宮适夫子許以尚德懿子之兄也然史記世家亦載僖子將卒屬懿子使學于夫子僖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業焉反若敬叔非僖子之子者何也魯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韋昭注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也朱子云懿子之兄者非是及攷弟子列傳中無懿子而家語弟子解亦無之何晏集解凡七十子等皆注云弟子獨於懿子問孝但引孔安國云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不云弟子孔子與弟子皆呼名無稱字者而曰孟孫問孝於我孟孫之稱似非所加於弟子且昭公

述鄭參校錄本

乾侯之孫懿子實率師助季平子是亂臣耳似不當在門牆之列也

四科十哲非皆從陳蔡

論語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鄭康成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下章列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實以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為十哲何晏無注皇侃疏云此章無子曰是記者所書從孔子印可而錄侃絕無一言牽合兩章又偏引上章張憑下章范甯王弼說亦未嘗牽合惟邢昺疏云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

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為一章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惟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玩邢意原謂記者因夫子憫惜從者之不得仕因舉才德出眾可仕之人末尾贅以或說方黏連從陳蔡未嘗作正解且邢言鄭合為一章而皇侃不言本未足信即可信而鄭以不及門為不及仕進之門其不以十哲為皆從陳蔡顯然又不及門者今本無者字攷唐石經已無則衛包所刪皇有者字蓋即鄭本其不以十哲為皆從陳蔡又顯然仲尼弟子列傳發首即列四科其

述鄭校錄本

意絕與陳蔡無干尚書舜典闢四門鄭注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曾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疏即引論語此章以證門為仕門夫子傷道不行從陳蔡者不但不得為皇朝卿士并不能為侯國大夫故嘆其不及門乃宋程子遂謂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朱子遂謂孔子厄於陳蔡弟子多從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不忘其相從患難之中鳴盛謹案陳蔡之厄從者惟子路子貢顏回宰予四人而已此見史記世家可据他則未聞且其上文孔子年六十去衛適陳時魯

哀公三年丹有從孔子在陳季康子召丹有丹有辭
孔子歸魯其下叙孔子居蔡楚聞其在陳蔡之間欲
聘之故為陳蔡大夫所圍楚來迎得免遂適楚秋昭
王卒孔子反衛是歲孔子六十三然則陳蔡之役丹
有不從甚明而十哲有丹有足明此兩節斷不可
以不在門黏合其下文又述明年季康子使子貢拒
吳徵百牢知子貢從陳蔡後先辭歸魯為季康子用
又明年丹有為季氏帥師克齊於郎時魯哀公十一
年康子問以軍旅丹有云學于孔子遂迎孔子歸魯
然則丹有自哀公三年秋冬之間自陳歸魯直至哀
公十一年春始終為季康子家臣安得有從陳蔡事

述鄭公校錄本

哀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自此以後不復出遊至十
六年夏四月卒其歸約在十一年冬其卒十六年四
月首尾六年實則不及四年半耳此四五年丹有以
田賦訪夫子又奉季康子命對小邾射句繹子貢則
從會吳于橐皋又與子服景伯同如齊班、皆在左
傳可見此二人總在魯直至兩楹夢奠賜尚侍側何
有不及門之嘆又嘗攷得弟子列傳子游少孔子四
十五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以六十三阨陳
蔡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古之學者三年通一
藝三十而五經立游夏學成即甚蚤亦必在三十以
後然則門人記此四科必在夫子既沒之後而宋儒

乃謂十人皆從於陳蔡者任意造言不顧事實
新唐第一百六十四卷贊曰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
夫子稱顏回為庶幾其從于陳蔡者亦各有號出于
一時後世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
之賢未有加于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特牽於
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伯高之語
柳宗元志之於其書必有辨其妄者以十人皆為從
陳蔡實始唐妄人薛伯高而程朱却不知

曾點

曾點志於道德子路冉有公西華志在功名志於道
德者較之志於功名者尤為切實莊子乃援引曾點

述鄭魯校錄本

以為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幾若以春風沂
水與濠梁意趣一般誣矣凡莊子所引孔顏事皆扳
援污蠟皆不足

曾子直呼子夏名數其罪事未可信

顏回曾參父皆已受業於夫子則凡夫子之弟子皆
與其父為同門彼雖援引我以為同輩而顏曾二人
之事之也其禮當與儕偶有別即子夏少夫子四十
四歲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然而二歲之長亦長也
況本父之朋乎有過相規其言亦宜稍遜乃檀弓載
子夏喪明曾子責數其罪直呼其名曰商就其所責
三事亦屬太苛此事恐未可信嘉善周君翼洙與其

子觀察升桓皆予同榜進士觀察每呼予年伯自稱
年姪簡帖亦然以今準古情理則一曾子責子夏若
此之峻激可乎

有姓

太倉州崇明縣郁氏據其家譜稱本係有氏孔子弟
子有子之後曹魏時避亂改為郁請於當事將立有
子祠堂而奉之然今山東益都平陰俱有：姓未嘗
自言有子裔而江浙之郁甚多乃欲改有似未可信
海寧查岐昌辨云羅氏路史郁本姬姓為高辛氏後
以邑氏者凡十郁姓與焉有本姚姓為有虞氏後以
國氏者二十有六有姓與焉其辨一也周時魯相則

述鄭公校錄本

有郁貢聖門則有：子隱九年城郎杜注縣東南有
郁郎亭不言郁貢居郁郎亭也第郁貢姓名既見廣
韻及萬姓統譜則魯國既有郁貢又有：子其辨二
也郁氏譜云曹魏所改則魏以後當獨存郁姓無有
姓矣乃楊升菴希姓錄載洪武中有有同與其辨三
也萬姓統譜有出有巢郁出郁貢固未足信而虞封
支子於郁夷出百家姓注更不足據況漢地理志郁
夷屬扶風郡注有汧水祠莽曰郁平並無郁夷在虞
地之說彼譜所言有姓因封邑郁夷加邑更屬無稽
也況既云魏時加邑又云封郁夷加邑何舛錯乎查
說甚核

陳亢

孟子有私淑艾者朱子注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但論語子禽問於子貢注云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案鄭康成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孔子有弟子籍一書康成為注漢人近古見聞必確或見其又問子貢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遂妄說子貢弟子附載之奚為即附載畢竟前說為主孟子注得毋自相矛盾

弟子門人可通稱

述鄭魯校錄本

朱竹垞與胡解元書據歐陽子說受業者為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為門人論語為孔子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愚謂朱說未確朱未見皇侃疏以子出門人問為曾子弟子顏淵死門人厚葬之為顏淵弟子子夏門人問交子張為子夏弟子與皇暗合皆是也若子路使門人為臣此門人似即受業孔子者如原思為之宰是也以為子路弟子未必確至門人不敬子路門人緊承上奚為於其之門：字蓋夫子責子路之言稍峻同門者誤認作夫子欲麾之門外遂不敬故曉之曰凡及吾門者求其升堂者已難得由升堂矣但未入室耳汝等豈皆入室者乎而慢升堂

者可乎語意如此堂室亦從門字來何云門人乃子路弟子邪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此曾子臨終命弟子啟手足而告戒之呼為小子可見受業於弟子者亦稱弟子而不必稱門人顯然矣子罕篇達巷黨人惜夫子無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與曾子疾否門弟子文法相同名稱如一何得強為分別邪孟子孔子沒三年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向哭此門人正七十子之徒與子貢同門因心喪畢將去而子貢獨留故如此乃以為子貢之弟子尤非且孟子願學孔子其書體似論語論語果有例如竹垞云：孟子必仿之乃決盆成括將見殺而門人問此受業於

述鄭魯校錄本

孟子者但稱門人不稱弟子則弟子門人可通稱禮記祭義樂正子春下堂傷足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云：此門弟子乃受業於樂正子春者而樂正子春則受業於曾子檀弓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是也然亦稱弟子可見弟子門人乃通稱歐陽子但善為文章攷證殊疏其言何足為據

檀弓又一條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此直呼伯魚名則非受業於伯魚而為受業於夫子者又甚明則門人為通稱可知

衍聖公之名所自始

宋仁宗皇祐中祖無擇自袁州守入修起居注時封

孔子四十七代孫宗愿為文宣公無擇上言前代所封漢魏曰宗聖晉宋曰奉聖後魏曰藻聖北齊曰恭聖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遂封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于是下近臣議改為衍聖公事詳祖龍學集

佛家妄稱孔子菩薩

佛教千言萬語總欲離煩惱此岸渡生死苦海到涅槃彼岸佛自己渡訖又欲渡盡衆生菩薩自渡未了即欲渡人羅漢專求自渡不管他家闕事此皆据彼家之言由此以觀是謂佛勝菩薩矣而彼乃公然妄稱吾夫子為童儒菩薩是何言歟

述鄭參校錄本

表六國訖秦二世本之秦記

六國表叙首云太史讀秦記又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案不載日月想年則載之其下又云余因秦記踵春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案十二諸侯表終敬王甲子六國表即起元王元年乙丑緊相承接此則本之秦記然自六國以下皆無甲子徐廣注見之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

論語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云宜通論天下而孔安

國以為專論魯事非也周東遷後齊晉是依齊桓霸業一傳而熄晉文至悼五世南懲荆楚西擯強秦天下賴之自向戎弭兵之策楚遂得而有諸侯且疆場之難稍盡君臣樂玩諸侯之大夫退而各營其私事於是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矣向戎賢大夫也弭兵善策也然周之亡實始于此夫子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猶寬言十世希不失而於大夫則決以五世反覆追慨深致其意蓋知天下大勢皆歸于大夫也以史記六國表攷之魏自文侯以下歷八君至王假始滅韓自景侯以下歷十君至王安始滅趙自烈侯以下歷九君至代王嘉始滅齊自田和以下歷六君至

迷鄭參校錄本

王建始滅夫子所謂大夫五世者必失者此四國竟不然夫子之所言者理其所不可知者勢也

三桓微

史記魯世家自悼公之子元公以下歷七君至頃公魯亡皆不紀三桓事蓋已衰絕無復可紀夫子謂三桓之子孫微于此乃信

子思年

閻若瓊曰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三十五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没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乎愚謂据世家子思年僅六十二

公輸子

孟子公輸子趙氏以為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戰國策作公輸班般高誘注魯班之號也檀弓載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則與季康子同時戰國策又載為楚設機攻宋墨子往見之則與墨子同時其非昭公子甚明

辨趙岐以公孫衍張儀為合從之謬

孟子景春稱公孫衍張儀大丈夫趙岐注景春孟子時人為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嘗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愚謂岐漢之俗儒學無師法且複壁避讎著術專

述鄭參校錄本

以白腹從事故下筆便誤七國秦最在西地勢東西為橫張儀欲使六國相約以事秦故稱連橫南北為縱蘇秦欲使六國合力以拒秦故稱合縱二人正所孟子所謂連諸侯者也蘇秦初意本欲用秦戰國策卷三秦策一云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高誘注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又云書十上而說不行裘敝金盡還家讀書簡練揣摩注揣摩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又云說趙王王說說封武安君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注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散關中之橫使秦賓服此賓字誘作擯字用擯斥而服耳又云秦惠王謂寒泉子蘇秦欲以

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注東山山東又云張儀說秦王曰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韓成從西與秦為難又云臣昧死見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又云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從不破趙不舉斬臣以徇即此各條儀為從秦為縱了然分明餘據尚多不必備述岐乃以儀為合從然則蘇秦反為連橫乎岐竟南北之不辨豈非簸糠眯目則四方易位者乎史記衍傳附張儀傳後云衍佩五國相印為約長而岐改云從長不知衍亦主橫者儀衍不相善而術則同蘇秦以趙為主而外合五國以擯秦儀衍以魏為主而外連五國以事秦故衍佩五國印玩戰國

述鄭魯校錄本

策史記自明岐奈何妄改為從乎儀傳贊云儀振暴蘇秦之短以成其衡道衡橫同蘇秦之愚恐秦伐趙敗從約陰奉給儀入秦得其柄使感其惠勿圖趙乃儀一說秦即欲滅趙破從二人始同師後成怨家水火冰炭趙岐乃并其所標舉之名號而亂之乎岐以景春為從橫之術不知春之稱儀衍不稱蘇秦不但因秦為燕間齊被齊人車裂所以不稱此事在齊宣時事孟子去齊已久其實儀衍皆主橫想春亦學橫春之問又在其後家故稱儀衍不及秦而岐漫云春為從橫之術非漫話乎

魯共公元誤前一年

魯世家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而年表又以
己巳為康公元年則知魯共公元年當在丁未傳寫
者誤前一年耳若徐廣所注年表甲子與皇甫謐年
表注皆不合謚專務欺人疑廣是謚非也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史記孟子列傳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
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
受業於弟子也朱竹垞云親受業為弟子受業於弟
子為門人索隱之意與朱暗合朱但引歐陽子却不
知索隱其實門人弟子乃通稱竹垞鑿言之予嘗
辨其誤王劭固大謬索隱意雖是其說則非愚謂史

述鄭公校錄本

記所謂門人即作弟子二字用直謂孟子受業於子
思之門徒但不知所云門人為何名耳孔子惟一子
伯魚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
六年年七十四其時子思年若干雖不可知但孔子
被圍陳蔡當楚昭王時即周敬王時顏回實從世家
家語甚明回卒蓋即在反魯後而論語夫子因其卒
追憶及鯉也死是伯魚卒夫年五六十而夫子卒
子思年必二三十矣時子思為喪主方來觀禮見檀弓孟子卒于周
赧王時上距夫子卒約一百七八十年如果親受業
子思時年亦必二十餘彼時子思既已抗顏為師傳
授弟子年亦當三四十去夫子卒未久然則子思年

必須至一百二三十方能以其業親傳於孟子孟子
之年亦必須至一百二三十方能親見子思而受其
業縱兩人皆屆百歲恐猶不能相及而況不及百歲
乎孟子列傳雖無卒年數而孔子世家子思年六十
二甚明故知司馬遷直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徒
孟子自言予未得為孔子徒予私淑諸人私淑云者
不過私竊傳聞其緒言餘論以自淑耳若果親受業
於夫子之嫡孫豈特私淑已哉趙岐孟子題辭謂當
漢之俗儒最空妄不足信孔叢子又云孟子師子思
與論牧民之道孔叢子比家語更謬而通鑑采之亦
識無

仲尼弟子列傳顏回二十九髮白蚤死不言死年若

述鄭參校錄本

干而孔子家語卷七十二弟子解則云年三十一
早死其為少孔子三十歲則二書同三十一索隱引
作三十二當從予所据家語方合索隱傳刻誤予所
据家語包山陸治叔平於明嘉靖甲子年七十歲手
鈔本是王肅注足本也彼肅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
誤未可詳校其年則顏回死孔子年六十一然伯魚
五十先孔子卒之時孔子且七十顏回先伯魚死而
論語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為椁子曰鯉也死有棺
而無椁或謂設詞愚謂家語王肅私定見尚書正義
漢藝文志載家語而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則肅假
託家語之名妄加改竄增損專為攻詆鄭康成張本

斷不可盡信予別有辨世家雖言伯魚年五十不言卒時夫子年若干而肅又於家語卷十本姓解誤其文云十九娶於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史記甚明也故肅自據所誤於七十二弟子解注謂伯魚卒夫子年七十以合其說然而顏回少夫子三十歲卒年三十一史記又甚明也然則回卒夫子六十一論語顏淵死夫子追念鯉也死則伯魚卒在顏淵前又作何解有此齟齬書肅乃詭稱書久遠年錯誤又謂論語或為設詞遁辭知其所窮肅似巧實拙妄亦甚矣試思伯魚現在而夫子設言鯉也死有棺無槨實覺可笑

皇侃疏昔我子死我有車尚不賣之云云又引繆協注云云意同

迷鄭參校錄本

然則伯魚卒夫子年七十并十九娶二十生子皆其妄造伯魚卒實在顏淵前其時夫子年已五十外即子思尚幼而其後至夫子卒子思必已至三十許又三十餘年：六十二而卒其時約當周定王一二十年之後假令孟子其時親受業以年弱冠計之則至赧王十餘年而卒孟子年不且一百五六十歲乎知其非親受業也

蛾術編卷五十五

東吳王鳴盛說

說人五

閻氏攷孟子生卒出處年月先後今改正

閻若璩百詩孟子攷曰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攷蓋生為鄒人晚始游梁繼仕齊為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為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謚又曰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卒

述鄭堂校錄本

秦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王以為其後改元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鳴盛按末云今王終二十年今王者杜預以為哀王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為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備載於考異獨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為近是何也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

迷鄭參校錄本

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襄王嗣立孟子入見王出有不似人君語蓋儲君初即位之詞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往見邪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即譏議之邪皆非人情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邪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為必得其

真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王九年四月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徙都以避之邪即一徙都事如此尚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邪此余所以信史記也且六國表魏世家竝云子瑩生於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為後改元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又曰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年孟軻致為臣而歸通鑑

述鄭公校錄本

綱目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也然則不特不在赧王時亦不在慎靚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襄立即去梁是為齊宣王八年子游子游事齊當即從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既仕齊中間遭三年之喪歸鄒喪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内孟子於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如此又曰按齊宣王在位十

九年史記通鑑竝同但史始已卯終丁酉鑑始已丑
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記總之史記與孟子不同
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為湣王孟子以為宣王然就
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
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
子不從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宣王十九年當赧王
元年丁未余謂此時孟子去齊安得見其取之與復
畔也且以宣王為卒丁未份未近日翻刻間書及汪
今改故改元己丑當顯王三十七年於是上而威王
立三十六年淳于髡傳所謂威行三十六年者增為
四十六年矣下而湣王立四十年世家所謂四十年

述鄭魯校錄本

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我者滅為三十年矣紛
紛遷就湊合綱目曰未詳所據也余謂此不過欲以
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其屈齊之年數
以從燕不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為尤信孟子乎何
則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湣王八
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己酉
燕立太子平是昭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
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
歲月則戰國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為相
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遊者
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即五旬而舉之謂五偶譌為

三也種、皆合矣又按金仁山本大事記謂孟子赧王元年自齊歸鄒二年即如宋有與宋臣戴不勝語按繫如宋子去齊後固是但即在元二間殊無據所可據者宋初稱王於慎覲王三年癸卯孟子謂戴不勝為子之王不似在滕謂畢戰為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越明年甲辰後景公卒子平公旅立平公欲見孟子又應在甲辰後至在宋與滕世子言世子繼世即位然後之滕則應為赧王初年事又按魯平公之年六國表魯世家差互此

從通鑑詳見通安王二十五年考異以上數條誠博辨無礙矣愚謂閻說有是有非何則閻大段總主史

述鄭參校錄本

記以紕衆說此其卓識拔出流俗者也至於史記之不合於孟子者則又以孟子為主而紕史記史記列傳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據此先游齊後游梁乃孟子一生出處絕大關目閻不從史記改為先梁後齊而其所以不同之故不惜一語者非閻之偶有遺忘亦非惟恐自露敗闕故隱而不言閻精於攷據豈肯如此閻固自言之矣史記與孟子不合惟伐燕事史記以為齊湣王時孟子以為齊宣王時閻意未嘗不信史記但不如信孟子為尤甚孟子既隻字不可動搖不但伐燕為宣王非湣王并其梁見

惠王在七篇之首與齊宣王語在後遂執泥定為前
後改作先游梁後游齊且改史記燕王噲五年讓國
子之當齊湣王八年至丁未噲子之死已酉燕昭王
立移此五年事為齊宣王八年丙戌以後事閻又自
言屈燕年數以從齊者也其信孟子萬矣孟子明言
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伐燕是乘
子噲子之亂鑿有明文閻既信史記梁惠王襄王
年數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明年惠王卒襄王
立而謂孟子即以其年去梁是年為齊宣王之八年
而欲將子噲子之亂齊伐燕取之至燕昭王立乃
復國移此五年事於齊宣王之八年以後此五年謂

述鄭參校錄本

是孟子在齊之年然則孟子先游梁後游齊已屬顯
然無勞復辨所以不措一詞竝非遺忘亦非故隱也
第反覆思之而閻說究有必不可通者六國表齊宣
王八年丙戌當燕文公二十七年文公終於二十九
年戌子此後至燕亡凡有七君一百十二年燕易王
在位十二年始己丑終庚子燕噲七年始辛丑終丁
未戌申無君己酉不改元燕昭王三十三年始庚戌
終壬午燕惠王七年始癸未終己丑燕武成王十四
年始庚寅終癸卯燕孝王三年始甲辰終丙午燕王
喜三十三年始丁未終己卯表中歷分明如閻說
則將使在位之年無有一君不增損乎一百十二年

無有一年不移動乎如何增損法如何移動法乎自然只可就燕易王子噲父子年數內移掇無柰閻欲移燕噲讓國至昭王復燕五年事置於丙戌後而彼時不但非燕噲之年并尚非燕易王之年乃燕文公之二十七八九年等耳則將肆行改竄無所顧忌損去文公之二十七八三年謂其終於二十六而以易王填補之因以易之元為噲之元使易之在位本久者反奪之而改為短噲之本促者反益之而改為長乎抑將使文公仍二十九年而草除易王將易之年盡併入噲乎裁損文公之年草除易王之年皆萬不可而讓子之至身死乃噲五六七三年中事勢又

述鄭公校錄本

難升提作噲元二三四年中事假令不裁損文公不草除易王而無可柰何只得將易王元二年給還使在位十二年改作二年雖然易王含冤地下而幸免草除或似可於是輒將易之三四五六移作噲之元二三四將易之七八九移作噲之五六七以為其讓國至身死之年時適齊宣王之十九年即以是年卒矣似可合閻說顧燕大亂齊宣伐取之亦斷不可以宣之卒及孟子之致為臣而歸皆在此一年何則姑依閻強說一路逶迤遷數來只得如此硬差派已撞住直到齊宣卒年丁酉上面更無寬展地步矣不但取燕與孟子去齊不似齊宣卒年事且其明年戊戌

燕空無君方可云燕人畔耳而齊宣卒已三年矣如
何說甚慙於孟子縱屈殺燕易王削去其十年僅存
二年因移燕噲七年安排在易王之三年至九年內
而情事仍種：不合故曰閻說究不可通也閻深詆
通鑑以伐燕為宣十九年之謬乃就其說推之不覺
躬蹈此謬則以其過欲回護孟子不能全依史記故
也夫斷鶴足續鳧脛愈巧愈拙而私造事實自誤文
文豈不遂成笑話且六國表於戊戌燕格中書君為
王則燕稱王方自此始而何得以為空無君國見滅
之年也鄙見梁惠王下篇齊人伐燕勝之下當注云
此及下章兩宣王皆與沈同問燕人畔一時事皆但

迷鄭公校錄本

當作王湣王也以蒙上諸宣王衍字孟子蓋於湣

王時再至齊如此則史記皆合始至齊在宣初立乙酉以前有師命者時

戰事頗多非指伐燕再至齊當在丙午以後再去齊當在己酉地闢民聚反手可王所極不忘者齊也

閻所據者惟燕世家噲與齊宣同時一條戰國策儲

子章子一條攷燕世家蘇秦為燕王使齊為反間欲

以亂齊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

殺蘇秦六國表齊宣王卒于丁酉明年戊戌為湣王

元年燕易王卒於庚子明年辛丑為燕噲元年燕世

家此下又云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

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據此則殺

秦用代皆齊宣事而以殺秦系噲立故閻據為噲與

宣同時之證覺表世家自相違見其不足盡信以作
移提噲年於齊宣時張本不知史記叙事文勢回旋
未可以辭害志世家於此下又叙燕噲四年以後事
齊使代至燕代對燕噲齊王不信其臣故不能霸以
激噲信任子之此齊王是湣王不待言而其時去齊
宣卒已八九年噲垂欲讓國矣世家寫秦代兄弟傾
危交亂燕齊而其事適當易噲宣湣四王傳授之際
殺秦者宣時噲未立也然秦死而代復因齊以亂燕
則在噲湣故如此提叙以結秦起代復用代者亦宣
時噲亦未立也然因宣之用代而代得因齊使以惑
噲故復如此帶叙以標噲宣皆昏庸何得据此遂謂

述鄭公校錄本

噲宣同時此外取證則戰國策卷二十九燕一子之
行王事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
年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
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令
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
噲死齊大勝燕則誠與孟子合矣要之孟子講明義
理之書非為紀載事迹而設或出弟子潤色未可盡
泥戰國策專記權謀詞多浮誕亦非年經月緯不足
為據荀子卷七霸王霸篇云齊閔用疆齊北敗燕湣作
威宣王時聚天下賢士于稷下鄒衍田駢淳于髡之
屬號列大夫時孫卿年十五始來游學至襄王時孫
卿最為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
焉或人或孫卿乃適楚据此則荀子雖年少於孟

子孟子書未一見其名而當齊宣時實與孟子同在齊直至襄王方去湣王因噲亂伐燕荀子目覩其事而筆之于書國策固三代以來實排甲子表年紀事明白整齊史記所獨舍此更無可從若此本則已久亡人間即有傳寫恐出後人之手所抄撮未必得真紀年乃東晉皇甫謐等假託黎丘之鬼眩人觀聽閭俱抹倒極是駁通鑑亦多是至于呂祖謙趙師淵金履祥不但不足信亦宜不屑辨而閻皆辨之則未免饒舌矣

國策儲子孟子勸伐燕之言燕世家皆載但儲子作諸將仆作赴而齊宣王則直書齊湣王其孟子則但書謂齊王因蒙上湣王故也然則史記固謂孟子於

述鄭參校錄本

湣王時再至齊

黃震日鈔卷三讀孟子一條云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與史記不合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取之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荅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右係鄉人蔣監簿曉之說愚謂黃采葉說妄甚謬甚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說旋復歸燕城事見燕世家梁惠王下篇王問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明係全取一國孟子言民悅則取古人武王行之明係以武王滅商為例又言齊固疆今又倍地明言萬乘之國又并吞一萬乘之國則倍地又勸王謀於燕衆置君而去明係其時燕大亂噲子之皆死國無君齊據為已有何得以取十城旋復歸當之應如予說於伐燕勝之下注此與下章皆衍宣字為得

劉向新序卷三雜事第三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燕國復太子立是為昭王据此似噲即易王名非二人於是好為新說者謂易王亦如梁惠再改元史記誤以後元

述鄭參校錄本

為燕噲之元若然則是竝無子之其人亦無讓國事乎抑讓國子之即易王事乎劉向著述浮誕不足信即使可信仍無害於伐燕為湣王非宣王湣作閔正與前荀子合載其寶器歸者戰國策卷三十燕二樂毅報燕昭王子惠王書自陳其為昭王復讎破齊盡收財寶入燕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于歷室齊器設于宣臺薊上之植于汶皇此即湣王所取燕寶器後為樂毅復收者也孟子勸齊反燕重器亦即此然新序但云齊閔王即湣王亦足證伐燕取之斷非宣王也

梁惠王欲比死者一洒孟子荅行仁政可撻秦楚之

堅甲利兵而不言齊可證孟子先游齊後游梁
予據周易乾鑿度鄭康成注及國語伶州鳩之言推
得武王克商殺紂有天下歲在辛未閏以為在己卯
者劉道原邵堯夫皇極經世金仁山通鑑前編陳子
經

薛方山甲子會紀萬季野紀元彙考以上查過此俗
人虛造不可信閻未能免俗故云然愚所推詳尚書
後案要之古本不以甲子紀年而史記年表起於共
和予所推尚屬姑妄言之況俗人虛造乎今計武王
辛未克商至顯王乙酉孟子初次去齊七百九十餘

述鄭魯校錄本

年故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如閻說由辛未計
之已八百餘年

孟子享年甚長約有九十餘

孟子在齊君臣皆呼夫子又自言齒德皆尊又自稱
為長者若五十外人難出此言公孫丑問夫子加齊
卿相動心否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則其時必已六十
孟子初至齊不可知為何年今定從史記先齊後梁

趙岐注多誤然齊桓晉文章注亦云先仕齊後去乃
適梁應劭風俗通窮通篇第七叙孟子所至國甚亂
然亦先齊後梁予所據元大德十一年丁未則齊宣
無錫州守劉世常平父與白虎通合刻本

王元年己卯當梁惠王二十九年孟子以惠王三十
五年至梁時齊宣王之七年則仕齊宣確在乙酉以

前乙酉至梁當惠王三十五年惠即位年三十至此六十五老矣猶屢呼孟子曰安可見其年之高明年丙戌惠薨襄立一見不似人君即去此後閻氏云先至宋者次至魯次至滕終歸鄒愚謂每去一國即歸鄒乃復至他國去梁歸鄒居甚久矣次至宋當再至齊至魯當在至滕後大約孟子去齊去梁遇益困正列傳所云所如不合意已不欲復出宋偃稱王假行王政姑就之故對戴不勝稱宋王蓋戴盈之亦當在此時戴固宋公族而什一去關市之征即萬章所謂宋將行王政觀萬章所言似已先為偃所招致孟子因萬章而至宋其時齊楚已惡而伐之後果為齊與魏楚共伐滅之則當齊湣

述鄭公校錄本

王之三十八年孟子不但去宋已久蓋不及見矣孟子在宋盤桓亦頗久餽金七十鎰在此時滕世子過而來見亦在此時并石工邵武士人疏云宋國地閻氏云宋偃宋人將往楚而孟子游宋適相值於石工則亦在此時以規四書釋地續但從俗疏為孫奭認則非是其盤桓必久矣想王偃亦必禮幣招賢孟子必無不待其延請自至其國之理既至宋王偃亦必無但餽金而不就見之理乃但與其臣語而於王偃不交一言者非無言也不足紀述故略之也漢桓寬監鐵論卷二論儒篇云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于梁宋予所據明宏治十四年江陰知縣涂楨專刻足本也孟子所欲用齊至梁不得已乃愈不合惠又遽卒襄又似人之君其困可知去梁歸鄒自分道之將廢不得已又之宋偃之狂惑即有餽金周之可

受免死而已其困可知桓寬連閻言至宋之後則至
言梁宋亦可證至宋在至梁後閻言至宋之後則至
魯且言魯平公之年表與世家差互故從通鑑攷表
魯平公元年在楚懷王十五年丁未當齊湣王十年
是年燕噲子之死齊取燕明年燕無君又明年己酉
燕人畔立昭王彼六國表與魯世家平公父景公皆
在位二十九年未嘗差互則平公亦無差互其差互
者表景公元戊寅終丙午而皇甫謐於世家則云元
丙子終甲辰表平公元丁未而謐云元乙巳世家本
無甲子而謐鑿空歷々言之且故與表違每君皆移
前二年謐之妄如此然則其差互非子長差互乃謐
差互也閻信之何哉今既定從史記伐燕係湣王宣

述鄭公校錄本

王時燕國晏然無事何嘗大亂被滅孟子的係先至
齊後至梁仕齊宣是乙酉以前去齊適梁在乙酉一
年中丙戌去梁歸鄒息駕與鄒穆問荅及曹交來欲
假館受業皆此時但幼而學者曾未行其尺寸不能
自已姑就宋久之知其不足與言去而再至齊當湣
王伐燕時不能即去留久之再去齊乃至滕文公質
甚美志甚高柰國小勢弱逼於齊楚復去滕其間又
嘗至薛此蓋田嬰之薛非奚仲之薛矣終乃因樂正
子而至魯當平公之五六年臧倉讒入旋去魯歸鄒
終老焉予說與閻大同小異閻出臆度予亦然但以
予一以史記為主孟子僅於梁惠王篇兩齊宣問略

獻疑注云衍宣字則無往不合由此推之孟子去梁約年七十至其歸邠終老則已九十餘蓋周赧王之五六年

孟子本不以歲月先後為次叙

孟子一書本不以歲月先後為次叙以仁義救言利此全書大旨最為要切故特冠於首閻氏因此遂謂孟子首先游梁不知司馬子長於列傳前特將首章標出提喝唱嘆一番然後入叙事即此見子長非不知道者惟其識破此意知以見梁惠王冠首為此段問答實當弁冕七篇並非以先游梁故沉漢武帝時去孟子甚近子長又曾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邠嶧孟

述鄭公校錄本

子遺事聞之必稔故作列傳明著其游蹤先後如先游梁後游齊所載問答之先後即是游歷之先後子長偏物轉說後先齊後梁子長豈昏妄至此與梁惠問答共五章既以何必曰利冠首下四章順便聚于一處并見襄王一并綴及方追記從前見齊宣語且齊梁國勢大不同孟子至齊宣王初年國方全盛意在南面稱王聊借霸事發問此亦第一次見王語此予別有論王名辟疆早蓄此意其至梁正當連敗挫衄遷徙避難衰削已甚惠王老耄日暮塗窮欲求一急著稍雪冤痛一聞仁義真為不入耳之言故子長於齊但云不能用於梁則云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曲盡兩邊形

勢精妙若此豈可不信而改竄乎然則梁惠王上篇不以先後為次也下篇居齊凡十章八章宣王時二章湣王時居鄒居滕居魯凡四章居魯乃最後事而此下公孫丑上篇丑兩問及下篇孟子將朝王皆追記齊宣時亦無次沈同問燕人畔皆湣王時而致為臣而歸追記宣王時亦無次滕文公上篇在宋在鄒在滕皆有之而下篇周霄自稱晉國又追記在魏時亦無次樂正子從子敖之齊及不與右師言皆最前事編在離婁不待言而離婁下篇復有語齊宣視臣手足語萬章下篇復有齊宣問卿語盡心上篇復有齊宣短喪事計其間以最後事隔斷已甚多亦皆無

述鄭參校錄本

次綜計全書首章外末章歷述道統故立意欲以此結束告子盡心多言心性故類記此外皆隨便位置不分次叙豈可依以定其先後

茂

蛾術編卷五十六

說人六

鄒即邾

東吳王鳴盛說

孟子題辭云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蕨杜預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莊子天地篇云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索之即離婁也

孟子所至之地

孟子所至之國見於其書者鄒為故鄉外曰梁曰齊曰滕曰魯曰宋曰薛曰任凡七所至之邑曰平陸曰

述鄭參校錄本

羸曰晝曰休曰崇曰石且曰范亦凡七予既考定先
至齊次至梁次歸鄒偶至任次至宋次再至齊燕畔
再去齊次至滕偶至薛終至魯即去歸鄒至齊見宣
乃初發輒必自鄒而往閻氏云鄒至臨淄只五百里
不當云千里而見王然古里小於今尹士又甚言之
故云千里也道既通方出游欲有所為少壯專事藏
修不輕出至老方出也致為臣一連五章皆辭宣而
去同時事曰致為臣而歸曰浩然有歸志歸者歸鄒
至梁非由齊往往仍發自鄒：至梁較至齊又遠故
云不遠千里而來也由鄒之任不的知何時去梁歸
鄒息處甚久或之任即此時也去梁係丙戌至癸卯

述鄭公校錄本

宋偃稱王至宋其間十七八年無所適當皆息駕於
鄒故云甚久也餽兼金的係齊宣陳臻明言前日於
齊今日於宋至宋在至齊後不待言陳臻輩學雖淺
自是善問者能記憶相隔甚久之事而舉以問不足
異也去宋有遠行而餽金為贖疑其即指將再至齊
也孟子欲用齊而天下民安之心終不能忘且仕宣
嘗為卿不比梁惠時之暫齊湣雖昏或以父時故舊
仍加禮聘故再至伐燕：畔正再至齊時事前者至
任屋廬子當在後車從者之列故任人問食色禮孰
重其後至宋去宋再至齊疑其時則有由平陸之齊
不見儲子事而屋廬亦從故回憶之任事而問也儲

子為相正當湣王故國策載儲子勸宣伐燕之言世家改作湣又改諸將者實是儲子也并及孟子勸伐燕正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曰可湣王問取之何如孟子曰燕民悅則取之而人遂以為勸齊伐燕也當在宋也滕文公為世子來見後為君孟子方至滕故知至滕在至宋後也系至薛於至滕後者陳臻問魏金先言宋後言薛則至薛在至宋後而至宋乃在宋稱王後是癸卯後事乃其前庚子年齊湣王已封田嬰於薛見六國表田齊隱十一年疏引杜氏譜云薛奚仲所封不知為誰所滅杜說雖如此閻氏釋地初刻辨滕文公因齊人將築薛而恐者其時上距為齊

述鄭公校錄本

所滅已久然則孟子於未至宋滕前必無至薛事而其所至薛亦必田氏之薛明矣陳臻問在至薛後也六國表魯平公元年當周赧王元年而孟子年約已九十外故知至魯最在後也五六百年來士不讀五經者甚多而孟子則偉男髻女無人不誦然攷其生卒出處先後歲月閻氏為最優而尚有誤者故予更詳著之

七邑中六邑皆齊地六邑中惟范不知何時至七邑惟石丘為宋地餘六邑皆齊地孔子未嘗三年淹孟子願學孔子亦當然而於齊稍久況又再至故所至下邑亦多崇是初見齊宣地今無攷平陸兩載

一載於公孫丑下篇釋地攷得平陸距齊都臨淄六
百里即今兗州府汶上縣蓋齊之西魯之東二國連
界處閔子騫辭費宰如有復我必在汶上謂將去魯
入齊境孔距心問荅疑與下止羸為一時事終喪反
齊入境初程暫留止宿目擊時艱因與其大夫語中
心藏之自平陸啟行至羸乃至齊一見王即為王誦
之書與休自是初次去齊塗中止宿地釋地攷得書
當作畫是初去第一程其休則釋地續攷得故城在
今兗州府滕縣北十五里距鄒約百里蓋到將家矣
平陸又載於告子下篇則當為湣王時儲子勸湣王
伐燕非為相敢主議軍國重事乎釋地續又攷得當

述鄭參校錄本

曰國相皆得周行境內故孟子望儲子親至平陸愚
謂彼時或儲子正有事西行略迂道即至可平陸非
望其必為一事特來見惟范一邑不能定孟子為何
時至此攷范為春秋時晉士會采邑即今曹州府范
縣也戰國當為趙之南境而屬齊者不知何故此地
亦齊邊界去齊都臨淄亦甚遠孟子何以至此亦不
可解據趙岐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岐每多無
稽之言此注或因望見王子即附會生意邪

羸去齊都三百餘里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羸充虞問匠事閻百
詩攷得孟子奉母為卿於齊母沒於齊三月後奉喪

歸葬於魯蓋孟子雖鄒人而先世必係魯孟孫氏之
支庶別居鄒者故仍歸葬於魯宗國亦猶太公封於
齊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之義也葬後必歸鄒持服
終喪直至二十七月三年喪畢除服即吉然後自鄒
反齊將復為卿而充虞實從行至羸舍於逆旅虞乃
追憶三年前事而問也前日者三年前也百詩廣引
列女傳及儀禮士喪禮既夕記并江濬家禮儀節等
書駁郝敬輩與流俗一切謬解其說甚確百詩又攷
得羸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於羸杜注羸今
泰山羸縣愚更以一證佐百詩禮記檀弓下篇延陵
季子適齊其反也長子死羸博之間鄭云羸博今泰

述鄭參校錄本

山縣攷自漢至劉宋元魏羸縣皆屬泰山郡鄭康成
與杜預合然西漢已於其地別置萊蕪縣至唐又改
博城縣羸也萊蕪也博也殆皆在百里間唐末省羸
博城則二縣也皆入萊蕪今屬山東泰安府春秋齊
景公魯定公會夾谷亦在此蓋二國交界處東北去
齊都臨淄三百餘里

孟子至薛係田氏之薛且必在至滕後

知孟子所至之薛非奚仲之薛而為田氏之薛者杜
預雖言薛不知誰滅然齊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不
滅薛何為封嬰薛為齊湣所滅明矣滕文公問齊將
築薛以客諫而止矣至此乃復終欲築之故文公恐

而來問則知孟子所至乃田氏之薛且其至薛必在至滕之後亦明矣孟子約於齊湣九年或十年再至齊十二年已酉再去齊方至滕上距田嬰就封將十年時則有再欲築薛事

投老蹤跡不出一二百里

孟子至宋及去宋再至齊因所如不合蹙之靡騁故若再至齊則年逾大耋心憚遠役不特如梁宋之遠不欲赴即齊都臨淄亦太遠惟故滕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鄒城在今縣東南二十六里兩國相去僅百里故一至薛國故城雖無攷然說文十四下辛部薛字但注罪也而六下邑部邳字注云奚仲後湯左

述鄭參校錄本

相仲虺所封國在魯國薛縣案漢地志魯國有薛縣既屬魯國則與鄒相去必近約不過百餘里之內故亦一至若魯則本為宗國先墓所在當屢至見於書者已兩度矣且古鄒城西北去曲阜僅七十六里故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蓋只兩舍有半地耳故亦一至要之魯平公元年上距孟子至梁惠王稱變時已二十三年則至魯可以意斷其為必在最後縱之孟子投老蹤跡不出一二百里之內

孟子及門人封爵

齊乘卷四古蹟門鄒國公廟鄒縣城內地名因利溝謂即孟子故宅宋元豐五年封致和五年詔孟子廟

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其封爵樂正子克
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
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萊伯充虞樂昌伯屋廬連奉
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
平陰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
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

孔距心王驩

孟子之平陸章第一見其大夫第二見其名距心第
三見其姓孔公行子有子之喪第一見往弔者其官
右師第二見其名驩第三見其字子敖皆迤邐吐出
然驩未見其姓更追攷從前孟子出弔於滕王使蓋

述鄭公校錄本

大夫王驩為輔行方知其姓更合樂正子從子敖二
章共四章參觀之方知其人王欲寵異之諸臣皆趨
承之而又屢見絕於大賢則必佞倖小人陳仲子之
兄戴蓋祿萬鍾而驩亦為蓋大夫則蓋邑二人同食
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知其時各國有右師復有左
師

曾元曾西公明儀公明高

離婁上篇曾子養曾皙曾皙死曾元養曾子曾元曾
參子望文自明故趙岐不注公孫丑上篇或問乎曾
西則注曾西曾參孫檀弓曾子曰申也聞諸申之父
鄭注曾參之子名申又曾子寢疾曾元曾申坐於足

鄭注元申曾參之子而曾西不在側則是孫非子趙注亦確至滕文公上篇引公明儀言趙但云公明儀賢者離婁下篇公明儀則不復注而萬章上篇公明高注云曾子弟子檀弓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疏據經推公明儀為子張弟子又為曾子弟子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是也岐空疏注舛謬者多必誤記祭義公明儀為公明高故誤以高為曾子弟子而於儀反但云賢者耳仲尼弟子列傳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二人皆及門中年為幼襄三十年疏引賈逵說哀公十六年即周赧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年七十四時曾子

述鄭魯校錄本

二十七子張二十五年少未必遽傳授門徒則公明儀之受業於曾子子張宜在夫子沒後其時公明儀雖少亦當在二十餘年前攷孟子卒於周赧王五六年：八十九其生當在安王之十年以前公明儀師事曾子子張約在敬王末以弱冠外計之至安王初年孟子生時儀已百餘年儀與孟子斷不能覲面講論則離婁下篇論逢蒙殺羿事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乍觀之似孟子與儀面相問難其實乃孟子述儀之言而斷之

告子

告子以食色為性以仁義為外其意何居告子豈任人比欲重食色不過以性為空虛耳任人以親迎禮食二事辨食色與禮輕重其意欲重食色被孟子紆兇臂樓處子一駁便倒然則孟子之言固所以重禮亦所以存食色也禮固所以撐食色架子裝他門面者也禮與仁義是一件事禮不能憑空而立故食色不可絕告子識破此意其意深惡仁義不惡食色只因食色是不立不定底物事却被有仁義彌布在裏邊廢他不得今將仁義外之只是儒者勉強胡謔出來於是食色一戳便倒內仁亦是被孟子逼迫沒柰何說其實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柶棬將仁也

迷鄭參校錄本

放倒了

告子純是佛當日中國佛教未有却早有了告子所以不同于佛者佛欲闡宗明教度盡衆生告子只是羅漢但知自了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謂柳粟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他只是向空寂一路上走他既不著書又不傳弟子若無孟子真是沒、而已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曰然固也吾固厭惡仁義故欲禍之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曰然一個曰然與上文兩個曰然相承吾意固謂犬牛之性猶人性也其意直以孟子

乃世法中人難與言甚深希有秘密藏故縮住言至此而告子之罪真不可逭矣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而孟子言仁之實在事親義之實在從兄且以智之實為知斯二者禮之實為節文斯二者樂之實為樂斯二者方知佛是邪說是亂道而告子亦然佛惡仁義與貪癡同韓子原道言道德實之以仁義孟子言仁義實之以孝弟佛言道德不能言仁義言仁義不能言孝弟孟子見告子堅癖不欲窮言旨趣告子以孟子守故方亦不欲深言兩家彼我之懷未通也

迷鄭參校錄本

蛾術編卷五十七

東吳王鳴盛說

說人七

秦始皇刻石

秦本紀始皇東行刻石凡五一泰山刻石三句一韻凡兩用韻二琅邪刻石二句一凡四用韻有後序或一句一韻或二句一韻或三句一韻張守節所論韻誤內搏心揖志揖與輯同又後序內列名者凡十一人而張守節云十人疑傳刻誤脫一字又十人者皆書姓昌武侯成獨不書姓則未詳三之梁東觀刻石三句一韻凡四用韻四碣石刻石三句一韻凡兩用

韻內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疑傳寫之誤當作皇帝奮威德并泰平諸侯初一但各刻皆同未便以意改而平字上不便與域為韻不不便與阻為韻此三句介乎兩韻之中則疑無韻也又會稽刻石三句一韻凡兩用韻

蘇昌泄秘書

漢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日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又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為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秘書免師古注曰以秘書借霍山又他處師古注曰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也案師

述鄭參校錄本

古解秘書之名則是而其解泄秘書則非蘇昌為太常籍霍山書中有秘書或漏言於人或自取之耳決無又以書借霍山之事

劉向傳不及賈誼

漢書初楚元王傳附劉向歆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案此何以不及賈誼

鄭興官二書異

後漢書鄭興傳興自隗囂歸光武侍衛史杜林薦之

徵為大中大夫後出監軍於蜀又左轉官興子衆附興傳衆曾孫公業自有傳乃三國魏志鄭渾傳云高祖衆注中引續漢書謂興官諫議大夫續漢司馬彪誤興官與范書異

沈田子林子傳

杭州盧召弓來札云通志采南史有沈田子林子傳今南史無之竊疑無此事殆必約傳所附耳予深惡鄭樵之妄於通志屏而不觀未知果若何

文中子

文中子楊謙注朱竹垞詩采其經義攷以為宋咸直謂無其人而證之隋唐國史無不紕繆按隋書之修

述鄭公校錄本

實出魏徵手徵絕無一字及其師何紕繆之有若新舊唐書則固有其人舊唐書王勃傳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楊雄法言例為客主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為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謚曰文中子二子福時福郊勃六歲解屬文與兄勔勳才藻相類勃為號州叅軍殺坐官奴除名南_海墮水卒年二十八劇為宏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萬歲通天二年綦連耀謀逆坐與耀善并弟勔伏誅福時天后朝累官澤州長

史卒舊唐書王質字華卿太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新唐書隱逸傳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隋末大儒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存傳又新唐文藝傳上王勃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是唐書固有明徵矣更徵之英華六百九十九楊炯王勃集序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王侍讀大業末退講藝于龍門其卒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子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喪知吾

述鄭參校錄本

道之未行循嘆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于晉代刪其詔命為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奧為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為傳未就而沒君思崇祖德光宣奧義續薛氏之遺傳制詩書之衆序陳羣并太丘之訓時不逮焉孔伋傳司寇之文彼何功矣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又七百三十六王勃續書序先君文中子生於隋末續詩為三百六十篇考偽亂而修元經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述易讚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于有晉擇其典物宜

于教者讀書為百二十篇當時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並受其義是其子孫明白其編次六經以續夫子之業亦甚彰著獨其所稱門人新舊書楊炯王勃但稱董薛然曰門人百千數則不著者多皮日休文藝文中子碑云文中子王氏諱通生陳隋間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敷為中說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門人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海房元齡陸龜蒙笠澤叢書云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其書與法言相類文中子生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

述鄭公校錄本

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於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文帝每嘆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據此是徵及元齡如海德林皆受業不待宋阮逸為注始附託之也且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出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皆亡存者獨文中說之注耳故知非逸所附託李觀盱江文集三十九讀文中子一篇亦謂房魏等為門徒則非文中子為聖人之徒則是蓋門人欲尊寵之扳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然其書之不可信則實異甚晁公武讀書

志卷三上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
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
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予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
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
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而其
書有問禮于關子明隋書薛道衡傳稱道衡仁壽中
出為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召還本紀仁壽二月九
月襄州總管周搖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通仁壽四
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矣又隋書稱道
衡子叔初生即出繼族父孺養子宅至於長成不識
本生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叔曰汝往

述鄭參校錄本

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為門人抑又可知
也又洪邁容齋續筆卷一其所稱高弟曰薛叔在唐
史有列傳蹤跡甚為明白叔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
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
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
戊寅歲中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義寧元年戊寅
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
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
作子有疾召薛叔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
乃寢疾而終殊與叔事不合歲年不亦同是為大可
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

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予案淹以貞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歷觀衆說中說固不可信而公武獨據隋唐通錄稱通有穢行為史臣所削是為實錄

唐元宗非真友愛

朱子語類中一條云唐元宗於五論上無一件不抱愧惟於兄憲能盡為弟之道只因憲以讓能感動得他若稍有爭則骨肉亦不保矣舊唐元宗之兄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薨令高力士賫手書寘靈座

述鄭魯校錄本

前曰隆基白大哥孝友近古莫儔頃以國步艱難義資克定先帝御極大哥嫡長合當儲貳以功見讓十數年間棣華凋落謂之手足惟有大哥今復淪亡何恨如之大哥事蹟身沒讓存故冊曰讓皇帝餘叙友悌之事新唐書傳略同刪添甚少帝之友悌豈舜可比即昔人謂周公與管蔡共屋茅屋下當極友愛然觀祝鮀啟商一言則知鈎致武庚親仇讎而背其父兄周公誅之誠是而帝則全是利害之見未可同日道朱子之言最允

汪姓

廣韻云汪姓之苑云新安人考廣韻屢引何氏姓苑

不知何書元鄭玉師山集記汪氏遺事云新安汪氏自越國公華以六州歸唐其後始蕃六邑之間號十姓九汪案汪華不見於新舊唐書羅願鄂州小集近人所刻者有汪王廟放寶十一事載華事甚核

俱文珍

舊唐書俱文珍貞元末宦官後從義父姓曰劉貞亮順宗即位風疾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與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於帝宣之忠言忠言授王叔文叔文與朝士柳宗元等圖議然後下中書貞亮知其朋徒熾慮墮朝政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為皇太子新書同惟多一呂如

述鄭參校錄本

全昌黎先生外集卷九順宗實錄則作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不但光奇盈珍與新舊書異尚解玉以二人為一人且反以光奇居首文珍在後蓋昌黎於此事因惡叔文又與俱文珍有舊不能無私若光奇盈珍解玉當從實錄其以光奇居首按光奇名僅一見於此他無所見乃反以為領袖之人俱文珍新舊皆以為渠帥且擅斬節度使反退居第二昌黎蓋有所諱恐當以新舊書為是

唐范公告身

乾隆壬子夏范編修來宗齋觀其先世范公諱隋告身一通第一行將仕郎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范隋

第二行以下云勅朝散大夫尚書水部郎中穆西梧等渙汗鴻恩必乘其雷雨頒宣爵賞用振其簪纓以爾等列我盛朝累霑霑澤各有勞效許其叙錄行慶策勲於是乎在可依前件次一行咸通二年六月十一日次低數字列銜三行第一行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使第二行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臣杜審權宣奉第三行駕部郎中知制誥臣王鐸行次奉字為一行次勅如右牒到奉行為一行次一行咸通二年六月十二日次列銜三行第一行檢校司徒兼侍中使第二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第三行給事中瀉次提行云告將仕郎前權知幽州良鄉縣

述鄭公校錄本

主簿柱國范隋奉次提行云勅如右符到奉行次員外郎下有押漫不可辨下方極低三小行一主事吳亮一令史楊鴻一書令史不著名又提行咸通二年六月日下月下空一字予曩者雖從石刻中見徐季海書大歷二年鍾離縣令朱巨川告顏清臣自書建中元年告然徐書宣奉有名無銜似尚未全此則首尾皆具可見唐告全式也告給范公而詞頭稱穆栖梧等者殆因公官卑者不能人誤一詞但若干人共一篇如朱巨川告詞亦云勅左衛兵曹參軍莊若訥等即其例若顏則已為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本極崇顯特因加太子

少師而給告故詞頭實切顏一人作蓋唐制如此後再攷咸通係唐懿宗紀年二年歲在辛巳至今壬子九百三十二年絹素無恙字畫完整亦奇矣據宋人跋語公係文正公之高祖後官至麗水縣丞此告為文正之孫正國字子儀於宋紹興三年為左朝奉郎權發遣廣東路轉運判官裝背于廣州官舍者卷後宋人跋者正國及汪彥伯王安中章傑任希夷趙奇曹幾許忻宋翰劉岑吳曾周聿程敦厚劉昉馬居中呂積中呂堅中吳升之趙散元人跋者曹鑑僕玉立譚惟寅共二十二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范氏宰相一人履冰相武后履冰惟有子冬芬宣州刺史冬芬

迷鄭參校錄本

之下間九格始有裔孫隋麗水丞則麗水公為履冰之十一世孫也名曰隋者此字自隋人始去是唐代沿襲用之而公遂以為名今絹本與世系表作隋分明可據非有誤也宋史第三百十四卷文正本傳云其先邠州人唐宰相履冰之後徙家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故吳曾跋云范氏自唐載初元年由其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以直道與魏元同相章繼以忠死至咸通初裔孫以丞麗水知名于史此告則其未承麗水時所得也然名位不稱至本朝而後文正忠宣始相繼而出為時元臣傳曰公候之子孫必復其始信矣哉趙奇劉岑呂積中諸跋或云史失

其始姓名或云史闕其文或云不見于史冊皆未攷
新唐書也新唐書宋祁歐陽修所撰祁之為人與文
正岐別歐陽公則同道矣世系表必歐陽訪于文正
得而載之者也舊職官志上柱國正二品勳柱國從
二品勳今公官方為主簿而得柱國勳者唐官制有
四一文武職事官二文武散官三爵四勳職事官
也散官即階也四者之中惟官有一定品缺而階則
或以恩澤加之或以資序加之或以寵任破格授之
勳則以著有勞效得之故與官皆不必相應要之惟
勳尤為無定杜佑通典云柱國始置於魏宿德盛業
者居之周隋授受已多國家故以為勳級才得地三

述鄭公校錄本

十頃予嘗得澤王府主簿梁府君榮德縣丞梁師亮
墓志皆上柱國勳則麗水公之得柱國勳不足異矣
明史第一百九十六卷夏言傳嘉靖十八年加少師
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加上柱國者言
所自擬也官制隨時而變明之異於唐如此其宣奉
諸臣曾幾跋云以其時攷之檢校中書司徒兼中書
令使者白敏中以是官為鳳翔節度使也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平章事棕者杜相也以檢校司徒出使有
崔鉉鎮襄陽令狐綯使河中而兼侍中則未之攷焉
當侍博雅君子而吳曾跋則又云給事中泐者王泐
也檢校司徒兼侍中出使者幽州節度張允伸也豈

侍郎曾公偶忘之歟吳曾崇仁人即作能改齋漫錄者頗長稽核其跋言之鑿：如此自當勝他手然予今以新宰相表攷之告中杜審權之同平章事在大中十三年十二月其為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在咸通元年九月則咸通二年六月當如故杜悰之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在咸通二年二月則六月當如故皆與表合而曾跋謂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使為白敏中以是官節度鳳翔與表亦合至於謂當時以檢校司徒出使有崔鉉鎮襄陽令狐綯使河中惟兼侍中出使者未有攷而吳跋則實之以張允伸乃表中不但於咸通二年無此三事即前後如

述鄭參校錄本

大中十二三年咸通元及三四年亦皆無之表中三公一項守者檢校者皆載何獨遺此豈吳曾別有據而表固有闕漏邪唐宣宗無實錄舊宣紀末云惜簡之宋時宣懿實錄宋敏求所補或因而有闕文正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純仁自有傳餘皆附公傳孫之見于史者純佑子正臣純仁子正平正思而正國史無之不知誰之子也惜未借范氏譜一攷之

皮日休未嘗陷賊為學士

新唐書逆臣傳第一百五十下黃巢傳巢以皮日休為翰林學士而舊唐書巢傳無之通鑑第二百五十四卷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宮即皇帝位於含元

殿國號大齊改元金統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
學士胡之省注引陸游老學菴筆記辨其非是攷游
老學菴筆記第十卷云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
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
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稱曾祖日休云祖光業云
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
見吳越備史頗詳孫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
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劉直有守非欺後
世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為襲美雪謗於泉下
予家藏鈔本河南尹先生文集第十五卷故宣德郎
守大理寺丞累贈司封員外郎皮公墓志銘云公諱

述鄭參校錄本

子良其先襄陽人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
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
光業佐吳越國為其丞相父璨元帥府判官歸朝歷
鴻臚少卿公幼能屬詞淳化中以家集上獻初尚書
以文章取重於咸通乾符之世降及丞相鴻臚皆以
文雄江東三世俱有編集總百餘卷至是悉以奏御
云觀此則師魯文誠可信通鑑取之新唐書新唐
書取之該文錄小說之為害如此

楊晟自刻

通鑑第二百五十九卷昭宗紀中乾寧元年王建攻
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内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丙

子西川兵登陴楊晟猶率眾力戰刀子都虞侯王茂
權斬之攷勾延慶錦里耆舊傳卷一彭城窘感百姓
遍相啗食五月庚申楊晟自刎城門開二處不同

國

迷鄭公校錄本

書

京都府立総合資料館蔵本